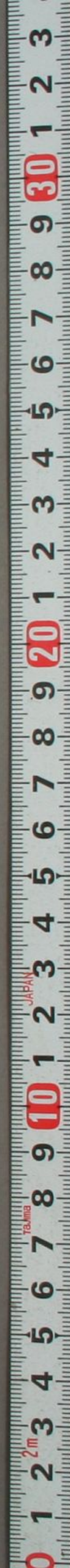


佛祖統紀

四十九
五十一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29
19



法運通塞志第十五

佛祖統紀卷四十九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寧宗

光宗三子。母慈懿皇后李氏。十月十九日。瑞慶節。

未茂陵。

慶元三年。荆門軍申忠翊。即趙善瑩狀。當陽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為隋智者禪師開山道場。蜀將軍關王奉智者為師。祈禱屢應。乞賜加封。勅宜賜靈惠大師。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乞賜勅額。臣寮言道民者。遊墮不逞。喫菜事魔。所謂姦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群。挾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遇有諍訟。合謀并力。厚啖胥吏。

山門禪定
蘭若藏本

F0229-(19)

志在必勝假名興造自豐囊橐創置私菴以為逋逃淵藪智元偽民之魁左道惑眾揆之國法罪不勝誅張拘師京之日屢與鄰寺玄論已判道人私菴合照前降指揮折除今智元又敢妄叩天關玩侮朝廷若此為甚昔傳五斗米道者始託黃老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其後數十萬眾同日竊發漢室遂微今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欲下臨安府將智元等重行編竄籍其物業以為傳習魔法玩視典憲者之戒寄居勢家認為己產蓋庇執占者臺諫指名以奏制可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為首者

紫帽寬衫婦人黑冠白服稱為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王界藉鄰國中降誕王宮為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見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隣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為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潔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屍以葬以

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嘗檢樂天長慶集即無蘇降之詩樂天知

佛豈應為此不典之詞

嘉定四年閏二月丞相錢象祖薨於天台里第象祖之守金陵嘗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後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談道之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是月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郡人子同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理宗

嘉定十四年詔以太祖下十一世孫趙鼎為皇弟沂靖惠王後十七年封成國公受遺詔即位正月五月天基節

寶慶元年四月大旱詔保寧寺慧開禪師入文德殿陞座祈雨獲應賜號佛眼大師寶慶二年五月十三日勅天申萬壽圓覺寺以師贊法師開山弘傳天台教觀端平元年靈山守愚法師奏四明延慶法智祖師中興天台教觀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大藏頒行制可三年四明沙門海印刪修陸師壽寶珠集續集淨業有驗者名淨土往生傳十二卷志磐刪為淨土立教志凡三卷入統紀最為詳簡嘉禧元年太后王氏薨詔徑山師範禪師入對修政殿賜

金襴袈裟宣請慈明殿升座說法上垂簾而聽賜號
佛鑑恭聖仁烈皇帝升遐仍詔師範升座既而乞歸
山林復賜圓照之號淳祐元年上夢觀音大士坐
竹石間及覺命圖形刻石御贊曰神通至妙兮隱顯
莫測功德無邊兮應感矣速時和歲豐兮祐我生民
兵復刑措兮康此王國仍書廣大靈感四大字加於
觀音聖號之上又書心經一卷御書聖教序并玉手
爐賜上天竺同庵憲法師補左右街都僧錄新上天
竺五百羅漢閣御書超諸有海四大字以賜紹定二
年有旨以讓禴事宜上天竺主僧赴南水門引見栢
庭在彼智覺居首座得旨代入竣事玉音褒嘉賜資

甚渥詔法昭法師住下天竺尋遷上天竺補右街
監義賜佛光法師進錄左街賜金襴袈裟召見倚桂
閣對御稱旨時集慶寺新成有旨命法照開山力辭
舉白蓮觀主南峯誠法師以代明年誠公入寂詔佛
光兼任特轉左右街都僧錄御書晦岩二大字賜之
又於天基節召見延和殿誦華嚴經大書靈山堂以
賜東宮成引見復古殿講般若經并賜紫金襴衣齋
千明華殿五年詔雲間文果住下天竺寺遣中使
齋御奩賜無量壽佛像建閣嚴奉奎章大書其扁昭
回雲漢時上竺虛席京兆端明趙公與權奉無以易
文果詔曰可是歲天旱請觀音大士出明慶寺師入

奏謝御駕幸寺請禱師啓白詞意簡切上契宸衷駕
 回而雨即頒左街僧錄及佛慧大師之號 淳祐六
 年十一月臨安明慶寺聞思律師奏南山澄照律師
 戒疏業疏事鈔等并大智律師述三部諸記共七十
 三卷乞附入大藏制可續省部下諸郡經坊鏤板頒
 行七年賜上天竺法照座下衣紫者六度僧二修造
 祠牒十本 八年葬貴妃賈氏于小麥嶺之積慶山
 南建寺曰崇恩演福育王山笑翁禪師奉詔住景德
 靈隱禪寺再詔移淨慈不赴遂入寂 九年重彩上
 天竺觀音太士飾七寶冠瓔珞加賜金錢 十年臣
 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勛近貴戚里聽陳乞宇墳寺額

蓋謂自造屋宇自置田產欲以資薦祖考因與之額
 故大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有額寺院著在令甲凡
 勛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蠲免科敷之類聽從
 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額寺院與之邇年士
 夫一登政府便萌規利指射名利改充功德侵奪田
 產如置一莊子弟無狀多受庸僧財賄用為住持米
 鹽薪炭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家其為汗辱祖宗
 多矣况執政之家所在為多若人占數寺則國家名
 利所餘無幾官中一有科需則必均諸人為豈不重
 為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舊制應指占勅額寺院
 並與道正仍從官司請僧庶以杜絕私家交通寺院

賄貨之弊制可天台沙門思廉致書于杜清獻公曰
佛囑國王大臣護持佛法而及破壞佛法者有一事
最為要朝廷立法許大臣為祖父以家財造寺乞額
所以薦福於先亡也今昧者為之則不然以祖父玉
體之重不能指財買山既已奪取伽藍之地以為墳
而又欲影占數寺稱為功德舉寺中所有諸物而有
之今日發米明日發茶第又明日發柴炭發竹木甚
至於月奉水陸之珍一有亡僧則必掩取其物歸之
私帑掌聞時貴之言曰請過功德一針一草皆我家
之物哀哉彼誠不知常住物業亡僧財物皆屬三寶
侵奪之者若主若僕必招苦報其於安厝祖父之體

魄寧不貽三塗之惡報乎吁占奪伽藍欺君也葬父
僧地陷父也自為不法賊已也以不法教子弟累人
也欺君者不忠陷父者不孝賊已者不智累人者不
仁如此以為人是誠何人哉今名勝道場效尤而奪
取者幾徧諸郡一屬功德則使庸謬之輩以居之方
竭乃奉承之不暇又寧能辨清供以安廣眾乎以故
尋師問道者翩翩南北但能時事之不然而已區々
愚衷欲望大丞相明察積弊檢準舊法九宰執之家
除四明大慈七山史氏自造請額合格外自餘占奪
有額舊寺者專令臺部置司行下諸郡從實供枕悉
與拘回並從所屬州郡給帖住持仍聲正在前侵占

山林屋宇歸還各寺子弟有敢與住持交通如前侵
占者許雜人密告臺部追捕幹吏斷刺號令住持勒
令罷道清整法門申明朝憲誠有在於大丞相奉行
之力不為物論動搖為可耳 十一年詔佛光法師
法照宜見荷桂閣從者千指上首慧鑑舉行熾盛光
熾法為皇女延昌公主祈禳賜齋幣丹劑 寶祐元
年皇后謝氏功德寺成命撰額曰嘉德永壽以首座
寶鑑大師時舉應詔補右街監義開山弘傳天台教
觀二月賜度牒二十本米四百石修上天竺觀音堂
二年天基節上御延和殿命佛光法師講華嚴經皇
情大悅曰自是不同上問無諍三昧師曰天親論解

云無諍者無欲也有欲則有諍須善提不但得無諍
三昧而已又於無諍三昧之人之中最為第一上首
宜之為親製觀音殿記御書登右 景定四年詔祖
印法師住上天竺補右街監義退歸旌德教寺復詔
妙鈺法師住上天竺補左右街僧錄 五年詔古源
倩法師入內道場熾禱有驗賜祥應大師之號復講
法華於福寧殿賜紫衣 六年詔建經鐘二樓於上
天竺

度宗 初名孟啓福王與苻之子理宗子多而不育朝
孟啓於官改名苻又名權立為皇子封忠王已
而建儲名
錚即位

咸淳元年詔淨慈盪掌愚禪師住徑山 九月詔佛

光照法師再住上天竺法堂繪事方新宜昭揭先帝
白雲御書錄狀聞奏詔中天竺虛舟普度禪師住景
德靈隱寺咸淳癸酉八月十五日佛光照法師示
寂敕賜天岩塔院謚普通大師塔曰慈應

少帝

諱顯度宗之子母全右

德祐丙子大元兵逼臨安起三宮北遷謝太后至燕
京七年崩封壽春郡夫人全右為尼正智寺少帝封
瀛國公舉國歸附

元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諱忽都必烈姓奇渥溫
氏蒙古部人睿宗第四

子庚申
即帝位

中統元年大赦普度僧尼十二月以梵僧八合思八

為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事二年於桓州東濼河
北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良二隅造兩佛刹
曰大乾元寺曰龍光華嚴寺三年十一月作大佛事
十曼天寺七晝夜至元元年甲子都燕設會度僧
詔國師扮彌達麥思入登座授秘密戒八月命僧
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子聰復其姓劉氏易其名秉
忠拜大保參預中書省事制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
旨咨爾劉秉忠氣剛以直學富而文雖晦迹於空門
每潛心於聖道朕居藩邸卿實賓僚側聞高誼逾二
十年出遊遐方幾數萬里迨予嗣服須汝計安不先
正名何以厭眾宜從師位兼總政機可特授光祿大

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卿其勉輔朕躬，率先乃屬察朝夕之勤惰，審議論之是非，凡有施為，並聽裁決，行看成績，別示寵章，准此。二年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三年正月勅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設以僧機為總統，君慶壽。四年詔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初上命帝師八合思八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也。至是詔頒行之。六年十一月作佛事於太廟。

七晝夜。七年詔請膽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十二月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勅更定僧服色。八年五月修佛事於瓊花島。十一月建國號曰大元，取周易大哉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四年建大聖萬安寺。二月詔以僧元吉祥、憐真、加加尾並為江南總攝，掌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十五年正月且設會齋僧，大赦玉泉等五老蒙恩得度。

十七年大元帝師八合八示寂，翰林學士王磐等奉勅撰行狀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怛拔思登帝師。乃土波國人也。生時諸種瑞應。具詳家譜。初土波有國師。禪祖嚙乞答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九十七代。而薩師加哩。即師之伯父也。乃禮伯父為師。秘密伽陀。二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猶不自足。復遍咨名宿。鈎玄索隱。盡通三藏。癸丑師年十五。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知真命有歸。馳驅徑詣王府。世祖宮闈東宮。皆稟受戒法。特加尊禮。戊午師年二十。釋道訂正。化胡經道不能答。自棄其學。上大悅。更申師年二十一。世祖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

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帝西歸。未期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二。時至元七年。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摸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時至元十六年。皇上尊使召之。歲抄抵京。王公宰輔。土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太淨供。香華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五綵。翼其兩傍。萬眾瞻禮。若一佛出世。時則大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為真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章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皇上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時至

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示寂。上聞不勝震悼。追懷舊德。建大窆觀波于京師。寶藏真身舍利。輪輿金碧無儔。十八年特奉聖旨。僧道二家辯析。除道德經是老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誑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拾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移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真。偽造符咒。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猶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誰感萬民。非止一端。發貪圖財利。誘說妻女。其有教人。非妾佩符。在臂男為君。相女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語。及令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

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誑經文。并印板盡行焚毀。如有愛佛經的做和尚去者。不願為僧娶妻為民去者。若所在官司不行用心。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二十二年勅建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翰林院臣唐方揚文都王構李謙閻復李鑄王磐奉敕撰。十月壬子集百官於懶忠寺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命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張伯淳撰。至元辨偽錄。隨函亭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求福大師楊璉真佳。大弘聖化。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六所。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釋教都總統揚璉真佳集江南

教禪律三宗諸山至燕京問法禪宗舉雲門公案上不悅雲夢澤法師說法稱旨命講僧披紅袈裟右邊立者於是賜齋香殿授紅金襴法衣錫以佛慧玄辯大師之號使教冠於禪之上者自此上嘗問帝師史楚寺建塔有何功德師曰福蔭大千由是建仁王寺二月帝師齊竟天雨金華上曰何故有此祥瑞師曰陛下心華內發天雨金華贊歎帝問蜀僧元一曰孔老徒衆何以至少如來徒衆何以至多一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帝設資戒大會隨處放光帝問帝師曰光從何來師曰感應道交佛光應現帝召十高僧於內殿供養帝端坐不動諸大德默然帝曰

此是真實功德又萬幾之暇自持數珠課誦施食謂群臣曰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下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並令緇侶安心辨道世祖實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弘教為己任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院四萬二千三百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帝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國語曰薛禪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諱鐵木身世祖之孫裕宗真金日國語完者篤皇帝元貞元年大赦是年詔悅堂閣公至闕入對稱旨賜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上天竺湛堂澄法師入觀

上京賜食禁中以復天合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
降璽書加護命弘法師主之辨正宗緒大德元年
建臨洮寺世祖嘗以五臺絕境欲為佛寺而未果帝
繼志建寺賜名萬壽佑國寺命真覺國師文才主之
三年命弘濟禪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寧一贊
詔使日本是年夏五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九年璉真監藏卒賜金五百兩銀一千兩幣帛萬疋
鈔三千錠仍為建塔寺十年丙午春罷江南白雲
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
長子國語曰曲律皇帝
至大元年發軍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帝幸上都

建佛寺大都又以銀七百五十兩鈔二千二百錠幣
帛三百疋施昊天寺建水陸大會特旨賜元叟端
禪師號慧文正辯大師并金襴袈裟鳳山儀法師
入覲高麗潘王璋王以其道行之隆引見大明殿特
命講經三藏試鴻臚卿加佛智之號賜金納失失伽
黎繼奉青宮令旨撰騰巴金剛上師行業傳書成經
進國高僧傳八藏賜資優渥勅住天竺靈山名香駟
騎絡繹于道錫予無虛月仍降璽書復台之瀑布教
寺二年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歐西番僧人者
截其首鬻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者乖國典且
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是年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中書省臣
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粗稅臣等議
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令宣政院一體奏免非
制也有旨依例徵之

仁宗文英武章皇帝

諱愛育恭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弟也國語曰普顏篤皇帝

皇慶元年以西僧藏不班八為國師賜玉印賜大
普慶寺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段紗羅布
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又給鈔萬錠修香山
普安寺延祐元年勅建旃檀瑞像殿封普庵禪
師加號詔曰朕聞佛氏以空寂為宗凡學所遵者寧
欲建名號殊擬謂以示天下後世哉而咸家非此無

以昭尊德樂道之意也朕自即位以來聞袁州路南
泉山慈化禪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旣大德慧慶
禪師紹臨濟之緒超華嚴之境德映當代澤被方來
其道尊顯心切慕之可加定光之塔曰定光靈瑞之
塔是年秦州普覺法師順寂三年設水陸大會於
金山命江南教禪律三宗諸師說法六年賜大興
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
繕修之費帝聞天日中峯明本之道聘之不至製金
紋袈裟賜之號為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額
曰正宗禪寺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撰碑賜徑山元
叟端禪師佛日普照之號御史臺臣言白雲宗總攝

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
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罷總統所及各處
僧錄僧正都綱司凡僧人許訟悉歸有司 七年中
書省臣曰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詐
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
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有旨朕
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鞠之

英宗

諱碩德八剌仁宗嫡子國語曰格堅皇帝

至治元年詔各路立帝師殿勅建帝師殿碑作大佛
事於寶慈殿以西僧牙八刺里為元求延教三藏法
師授金印又命拜住造壽安山寺又作佛事於光天

殿鑄銅為佛像置玉德殿又修佛事於文德殿以僧
洪為釋源宗主授榮祿大夫帝幸上都遣使賜撒思
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袈裟二萬幣
帛幡茶各有差遣兜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
佛經作金塔於上都藏佛舍利刺天下諸司命僧誦
經十萬部勅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
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作水陸勝會土晝夜
三年詔僧儒書金字藏經是年召佛海性澄法師至
京入對明仁殿被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
司供張歲時錫予為禮殊渥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
賜食正旦及天壽節再朝於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

按正事畢特賜金襴大紅衣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旨即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升座說法衆咸悅服事聞寵賚有加仍降璽書加護追號佛海大法師詔鳳山子儀法師再住下竺靈山帝聞天目中峯之道封香製衣遣使即其居修敬

晉王史稱泰定帝

諱也孫帖木兒顯宗子長子裕宗孫

泰定元年帝次中都修佛事於昆剛殿命僧作佛事於大內以厭雷壘馬哈吃利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亭修西番佛事于安山寺六月癸亥作禮拜寺於上都修黑牙壘塔哥佛事於水晶殿帝受佛戒於帝師

繪八思巴帝師像頒行各省俾塑祀之二年命西僧作燒香壇佛事於延華閣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傳起若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設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制并累朝所賜者仍舊與民均役從之三年建殊祥寺於五臺山賜田三百頃以西僧公喜爲帝師賜玉印命帝師作佛事於天源延壽寺賜鈔二萬錠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宣文弘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昔

慶祖推所入益又其焉英宗鑿山開寺損民傷農而
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
籍為口實妄興工役邀福利以逞欲惟陛下察之帝
嘉納其言四年皇子允舟藏上受佛戒于智泉寺
教和元年命帝師修佛事於禁中帝御興聖殿受
無量壽佛戒于帝師命僧千人修勝會于鎮國寺詔
帝師命僧修佛事於塩官州仍造淨署三百十六所
以厭海溢時江浙行省丞相脫驪公憂之禱于上天
竺廣興佛事命天岸濟法師親履其地仍令有司修
水陸大會七晝夜法師咒行沙水足迹所按土皆凝
然十月皇后亦憐真八刺受佛戒于帝師禁僧

道貫田土違者坐罪

文宗

諱脫脫帖睦耳武宗次子

天曆元年革行宣政院立十六處廣教總官府命高
昌作佛事於延春閣二年建承天護聖寺帝聞
中峯高行賜謚智覺塔曰法雲召奎章閣學士虞集
命撰中峯塔銘勅收集慶潛邸建龍翔集慶寺妙
選碩德開山上天竺佛海澄法師以映隱訥禪師首
膺其選特升三品文階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
賜坐問法要對揚稱旨詔以平江官田一百五十頃
賜龍翔寺及崇僖寺詔天下諸僧寺由自金宋所
有及累朝賜寺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

役僧還俗者聽復為僧。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三百四十人誦經二藏于崇恩福元寺。至順元年帝及皇后燕王受佛戒以西僧旭爾迭八答刺班的為三藏國師賜金印。帝幸上都西僧作佛事於乘輿命西僧於五臺山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為皇太子祈福遣使召趙世延於集慶以泥金書無量壽佛經千部以泥金書佛經一藏命西僧於萬歲山憫忠閣作佛事。

順帝

諱多魯帖睦爾明宗長子

元統元年禁私勅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二年罷廣教總官府復立行宣政院。

是年大普慶寺住持善達密的里表奏以先師明本廣錄入藏帝可其奏加普應國師。至元三年徵西域僧迦刺麻至京號灌頂國師賜玉印。至正元年命永明寺寫金字藏經一藏免天下稅糧。三年詔寫金字藏經。四年右丞相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寺院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不許。六年十二月復立護國仁王寺。七年二月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七年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揲兒法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西蕃僧善秘密法者帝皆

當皇朝應安元年
南朝正平十三年也

習之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于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被瓊瑤大江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緩帶鞋襪各執加巴刺班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推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葉領之遇宮中贊佛則按舞奏樂官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至正二十八年國除

大明皇帝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謚曰順帝

遼太祖姓耶律諱阿保機國號契丹都上京太宗遷

都晉開運二年遼主耶律德元入晉不一年世宗立

諱阮番名元欲改元天祿治五年為燕王遷軌等弒

于新州火神淀穆宗璿即位各元律改元應曆治十

八年為扈人弒于黑山下聖宗立名隆緒改元統和

又改開泰復號大契丹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元

清寧治四十六年天祚延禧立道宗之孫改元大慶

又改保大宋童貫與遼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

祚逃于夾山擒之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遂

亡遼自阿保機以梁貞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

禧保大乙巳共九主二百一十年

金太祖姓完顏諱阿骨打揚割太師長子國號女真

十六年稱帝國改號金都上京至世宗都燕太宗諱

晟揚劉次子改元天會迎請栴檀瑞像到燕京建水
陸大會七晝夜安奉於憫忠寺供養然宗諱宣太祖
嫡孫改元天眷詔海惠大師於上京官側建大儲慶
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又詔海慧清慧二禪師
住儲慶寺迎栴檀像於本寺積慶閣供養海慧遷化
帝奉舍利五處立塔謚佛覺祐國大禪師復賜清慧
佛智護國大師號并金襴衣世宗諱雍太祖孫改元
大定遷都燕勅大慶壽寺詔玄真顓禪師開山皇大
子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十頃又詔顓禪師於東京
勅清安寺度僧五百作般瑟吒會二十年勅建仰山
棲隱禪寺於燕京西山仍詔顓禪師開山設會度僧

章宗諱璟顯宗之恭之子改元明昌詔萬松禪師於
禁庭升座帝親迎禮奉錦綺大僧伽黎請座投施內
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建普度佛事連日祥雲
聯懸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屢感祥瑞
駕幸燕之仰山有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蓮華內梵王
宮之句承安四年以太右遺命詔下和龍府起大明
寺造九級浮屠度僧三萬施以度牒及五萬人也東
海侯諱允濟世宗第九子章宗無嗣群臣舉遺詔立
之改元大安在位四年栴檀像至金國十二年遷上
京禁庭供養金九主一百十七年
金國誌曰浮圖之教雖貴威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

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之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服真紅袈裟都綱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賜紫無如常僧維那僧尼訟杖以下失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

法運通塞志第一

名文光教志第一

佛祖統紀卷五十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維智者以斯道盛行當世古今名賢贊德之文如柳顧言國清碑皇甫毗玉泉碑二文見國錄碑是再刻之唐梁肅荆溪大師碑宋張商英關王錄文曾獲墨本祠堂記胡昉法智法師碑晁說之明智法師碑皆撫取要事參入紀傳不復別錄全文至若自唐迄今翻嚴大教碑記論序何其多乎今錄其尤著者為名文光教志

天台禪林寺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

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
國清廢修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
載長老太比丘然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
安定梁肅聞上易名禪林乃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
後世云大師諱顓字德安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
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
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之道非大師
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
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
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
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

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
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
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
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
脫大中一實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
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
煥然水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
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舍開闔
默語高步海宇為兩國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
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而
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

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實
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
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
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
傳縉雲威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
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冥息
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
辯達九祖師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信之後來資之
以崇德辨惑者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
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
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

修持塔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
賴汝吾徒也蓋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歲之下知
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
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
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
弘道要安往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
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冥新盡火滅山空道行五
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石易
名淨域此山有壤此教不極

天台止觀統例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夫止觀何爲也道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

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感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多而摠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顯以體神。語其近則一。蒙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之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

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
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
無法非中自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
謂之三德修之謂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
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
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
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遺壽載
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各之曰佛強號之
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
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
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

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
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
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
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
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籍夫九哉
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
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無所破爰至餘
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
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
貫珠不可雜也如縣鏡不可弁也蓋掩如通川不可
遏也義家多門非諍論也案經證義非虛說也辨四

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
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
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
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邪。或稱不思
議境與不思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
凡天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
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曾水曾水音曾其不可見
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
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
然。九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遼莫與凡境天絕歟。虛
正反遠是唯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

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
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同異而究聖神使群
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
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
辟如無目昧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路顛路音暈
墮落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
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寧有云云為阮為
併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滯音滯水浪不能
住者有大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
有枯木而稱定者有寡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
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為廣者有

罕言而為密者有齒古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
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
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
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
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於同門中慧
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
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織披而已其道不
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滅後知其說
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
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
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
而不能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斃外復於煩
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為之獲
教音教 拈如沃反也足也禁音分為之斃練目莫也
目反目 不明也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
味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
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
迂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凡浮疎之患十愈
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一是祛鄙滯道蒙童貽諸他
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

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折木之津
功畢云耳

智者大師傳論

唐安定梁肅敬之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
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
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
同所聞蓋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
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
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
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
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

宗塗異各權所據予者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
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
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
遠其風益翦說法者桎梏於文字桎音質足械莫知
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
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
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
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
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太
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
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

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是
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
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
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
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
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批
折百家昭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
進進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
今之人正信者鮮啟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
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
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

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
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
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
下為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
其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法門名天台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維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
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
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曹無終承于
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
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

爲之壩，慧爲之門，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間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感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防州龍興寺中，徒居是列。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

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于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不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葬從我師，無忘真宅。寫是昭銘，刻茲貞石。

無姓碑陰記

龍城柳 宗元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且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地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

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龍城柳 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漢書法音乾篤即天竺也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千時其後天台大師

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
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
暉音質大也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
逮今餘三十年廉隅毀頽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
宇下柳集余學零陵重巽求其始復理焉上入者修
道積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
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
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
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
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
幢旛以成就之焉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

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法智大師行業碑

宋清獻公趙 朴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人梵相奇偉
性恬而器閎初是父母禱佛求息夜夢神僧攜一童
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
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教
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師曰何謂
法界座曰大捨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
融無礙何得有次第邪座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
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
入文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遷延慶道法大熾

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真宗皇帝又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同修金光明懺以爲禱三日雨未降徹席伏地自誓以告曰茲會佛事儻未應禱當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嘗與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爲書設問往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悉傳於世嘗偕十僧修法華懺三年約共焚身以起精進翰林學士楊億駙馬都尉李遵勗薦以紫服師號心尤敬仰知欲自焚致書勸止

復委天竺式師自杭至明面沮之皆不聽郡守李夷庚密戒鄰社常察之師願既莫遂乃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年後於歲且結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方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經月發龕以視顏膚如生爪髮俱長既就茶毗舌根不壞舍利不可勝數三主法席專事講懺四十餘年脇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全覺琮尚賢本如崇矩仁岳慧才梵臻之徒三十餘人當時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師之道其於開人之功亦既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余謝事多暇自衢抵溫法明院忠法師者頃嘗遊衢

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斂衽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釋門之木鐸也繼忠實爲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達宦文士言可信於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旣而狀其行請碑於余余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而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此佛祖不得已而來震且繁其名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華他人莫得見耳之有磬他人莫得聞欲其自降乃心而求復初本也其後導師繼繼而興騁智慧之辯談真實之理不離當念以超最上乘不離文字以示解脫相要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一字以與

人法智師已達乎此則何假於人言而後傳者哉姑閱其所紀衆所共聞者爲之實錄將以答忠師之勤懇也復讚之以文曰

大雄覺世垂微言磅礴日月周乾坤智者才辯窮化元時爲演說開迷昏河沙佛法雖纒纒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遠出揚清芬志堅氣真貌且溫少而敏悟老益勤或戲或講忘晡昕中興教觀真軼群縱橫言論妙入神遺文粲若可討論辭淳理正道不煩邇遐學徒日駭奪冀茲正覺消波旬佛祖之道彌加尊如流欲清必濬源如葉欲茂必培根行高名重上國聞天子遣使來中閣賢豪勲戚固所忻命服錫號回天

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誓勇棄舍其趨焚素願莫適仍
修熏衆生嗜好隨貪真三塗轉徙如膏輪有能頓悟
報施因果福苦樂岐以分說本無說誰其人師心了
了所夙敦言能觀妄寧非真身雖云亡寧非存江浙
蕃蕃其子孫詔億萬世觀斯文

止觀坐禪法要記

宋忠肅公陳

瓘

瑩中

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礙何觀之有衆生迷蕩
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
令彼離苦而獲安穩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
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
以大悲故無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然其

文義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
復作方便使掌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漚見全潮體
故於大經之外又爲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
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
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如鳥雙翼
如車兩輪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
嗚呼不知則止知止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此書
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立鏤版以傳師
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

三千有門頌

陳瓘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

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唯一空門門一一為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祇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迷一心具諸法隨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著不圓則不具唯一

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與明智法師書

陳 璿

璿頓首再拜上啓南湖延慶堂上講主明智法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惱下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妙旨以祛愚弊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有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諭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為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為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

以有召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義。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惑亡。則有門豁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然則有之一門。純妙無粗。具足萬善。豈非三千之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自爾。茲乃古師詮具之微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未易解此。夫三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而復

即。即而復。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而三千。此不可思議數也。不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若觀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一切法耳。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法性。則本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三千性也。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爾。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爾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為妙。有於無為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爾。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

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矣
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爲巧度之所訶
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世間之相國土一千則山
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
衆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
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念外無
一豪法可得法外無一豪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
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爲念其壽無量非得
命根亦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
樂國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
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其具如

是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衆生具乎若有
能知其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
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幾熟緣
深定須成辦此權之有得於祖意者也權屏迹丹丘
老病待盡千里相望淨願不隔更祈慈蔭以師法見
攝而終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瞻嚮
之切權頓首再拜上啟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
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真續及與明智講主論此
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
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

有門。一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祇知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揚無爲。張無盡。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誦。視生死如且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珣了怡。二沙門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

樓鑰題

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政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爲四明學子可登題于月桂峯下。

南湖淨土院記

陳璿

明州延慶寺。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自法智大師行學俱高。聽徒心響。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卧。以三年爲期。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我輩各據一室。成此勝緣。

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寺之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爲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士。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同辭以答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管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然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

復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教。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志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感。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他。唯此而已。辭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一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

一亦如十鏡環遶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
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名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
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
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
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
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為最勝乃
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
往無入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為
心濕薪如山豆火能熬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文
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間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
至如子憶母古聖軌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

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觀無量光親
觀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自然空
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
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
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
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
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
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于茲剎棲心于此
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為勝利豈有窮哉比丘
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
方者其廣若是可不記其事乎今教主明智大師法

智之曾孫也。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芥然之事，有助為多。故并記之。大觀元年八月一日，延平陳瑾記。

仁王般若經疏序

待制晁

說之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荆溪，荆溪之世有新羅來學者，曰法融，理應純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國與中原並盛矣。唐室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為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復枕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

本。衆咸斥其偽。昔法師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誓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意，遽投斯疏，以尉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詰宿使誦文，以歸。既而二僧喪乎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疏二卷來，因明有沙門如詢，因緣得之。云智者慈暉，盡法性為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家，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

明智法師碑論

晁說之

世尊鶴林法付迦葉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
八傳至于達磨磨在梁時始來東土於六度中特以
禪名雖云頓示豈無方便難云不立文字初傳則有
楞伽後五六葉則尚般若覽教照心不在茲乎自迦
葉十三傳曰龍樹著大智度論譯傳震且則有北齊
文禪師一覽斯文即悟中觀之旨以傳南岳岳傳之
天台天台悟法華三昧始開拓義門定而三止慧而
三觀曰具白即曰一念三千其所歸宗曰法華則華
嚴阿含方等般若攝六度融萬行開而顯之無非法
華佛慧之道暨傳之章安縉雲東陽在溪至于荆溪
於是智者之教悉載於書而一歸於正矣荆溪傳滿

滿傳脩當云荆溪傳脩傳外外傳瑋瑋傳疎疎傳寂
寂傳通傳禮是為四明于時此教特盛異同亦多
龍象重望未易柔服一言之辨勤乎十返如不觀真
心唯觀陰妄至今稱之為是後世何為而欲異其說
乎仰惟智者之為智也大矣哉三觀單復之旨實著
乎圓覺十境互發之論方見乎楞嚴智者先言之於
隋此經後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瑩公清語
西域智者聞之恐死以俟既而入滅期通遺記之曰
此經入漢吾不得見之矣當有宰官身菩薩以文章
翻譯佛語又數百年當有肉身所謂靈山親聞者此
此經以音教判此經歸中道亦其躅歟故其教東及日本西返天竺未之與杭也
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

何別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以何者為文字掌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導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尊而贊之者曰南山律師韶壽諸師韶國師壽禪師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真覺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或教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為異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基師唯圭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宰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囂昏放乎淫荒吾將合

馬鳴龍樹之道焉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辨於彼將自屈服我言則光顧乎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後三十年果遇明智獲聞一家性具之旨視彼暗謚禪師文字法師乘壞驢車無力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免

南湖法智大師像贊

真隱居士史

浩

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復生奇才唱道四明譁肆宏開溥海聲聞欲欲雲雷章聖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旨皇皇恢恢錫號法智宸章昭回抵今後學咸仰崔嵬蘭馨菊芳本一根荻嗚呼是為法宇之

柱石教鼎之鹽梅宜效幻影歷千古而無塵埃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水心先生葉

適

茲寺是昔忠法師之所居師行業至高願力強果矣
言以致道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守蓋常走一郡至
子真師建兩序師相師崇殿堂於是院落始成相師
尤精苦衣履穿損食不累合諸生雲赴應答泉涌東
掖天竺之盛誠足相埒初天台立止觀二義承而為
說者益以蔓衍而忠相二師尤多論述矣其徒妙真
普濟欲集諸家學為教藏院中率道俗修念佛三昧
以旌相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圖
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

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相相亦不知所以然也

重刊刪定止觀序

鐘菴吳

克已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公大人
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搢紳先生知有此
書必不至立論以舐排使啟禪關者能讀此書其肯以
以教外別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肯以
分別名相自困乎矧欲使溥海內外家藏此書展轉
開道乎達此義又孰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解
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子貢好
辨孔道以明孟子巖巖功堪繼禹斯言槩之誰曰不

信

與俞貢元書

錯菴吳克已

佛道來東華幾二千載矣吾儒攘斥甚力者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唯知堅執周孔立教者以譏之故雖攻之而愈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謂之詖淫邪遁者亦不過指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有老莊也苟以拈椎豎拂誇誕之談而疑釋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奚可哉去佛逾遠異端並起

唯天台大師為得其正傳此唐之梁敬之柳子厚我朝晁以道陳瑩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實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底于極誠未易遽為足下言惟足下他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僕昨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接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真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

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况已見者乎今足下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言之諄諄而僕聽然不聽也

四明徐洙刊

名文光教志第一

夫不此其... 四聖... 不... 障... 聖... 聖...

